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不併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七

誌類

明故承直郎吏部稽勲清吏司主事蕭君墓誌銘

君諱義字宜之姓蕭氏其先世為臨江新喻人有諱燧者仕宋至叅知政事其五世孫曰幽為袁州教授始家宜春之南隅於是為宜春人幽六傳至仲遠君之大父也君父讓隱居不仕樂善好施子母徐氏君生而穎敏游郡庠種學績文華與實稱儕輩皆自屈服成化元年領江西鄉薦試春官累進累黜十七年

始登進士第明年奉命往營代藩莖事規畫井井功
集而人不擾王賢之甚癸卯以母憂歸服闋授稽勳
司主事勤於職任稽考精覈又三載以疾卒寔弘治
己酉九月一日也享年五十有幾娶鄧氏生子男二
曰翰曰珮女一適邑人某孫男一君德性溫厚操履
端慎執父母之喪哀毀誠盡與其兄處始終無間言
宗族鄉黨指引皆有恩意素士及其門者多出科目
自祿仕以來常以親老盡養為恨聞有分祿歸養者
輒為於悵淚數行下己酉之春已得疾矣猶罷勉事
醫者有調其可請告以歸者君曰吾考績有期幸得贈

典以榮二親於地下歸未晚也將革呼二子謂曰死
生命也第吾賴父母之教以底于成而不能報此終
天之憾汝輩宜力學以成吾志言訖而卒神色不亂
縉紳知君者莫不悼惜其尤厚者若考功郎中張君
廷式稽勲員外郎孫君志同既視其殮又謀其所以
歸乃率翰以蕭君子鵬之狀來請曰翰卜葬在某年
某月某日其葬在某地幽堂不可無銘將以累子子
惜宜之而不能釋其何以辭銘曰

發之遲養之和莫年之長而祿之不多天命則微
吁其如何銘以識其幽百世不磨

秦政公志湖州府間知汪公墓誌銘

公諱貴字士遠姓汪氏家廣信永豐之嚴池曾大父
隴寧令諱景文大父諱伯京父諱某母某氏公幼質
美年十三游郡庠已而父歿能佐其兄槩經紀家事
不廢學業景泰癸酉領薦于鄉天順庚辰登進士第
觀政禮部以病告歸久之始起坐前奉使時常覆舟
毀御批例外補出知崇明崇明岸海多風魚災且軍
民揉居強弱不敵公至嗟拮據仆民力乃裕再葺丁
內艱婦服闋值淳安令缺內相商文毅公軫其鄉邑
語吏部用公補之邑多貧實家豪者或藉聲勢撓令

肆姦治之嚴甚皆自戢歲屢侵盡力賑之民不病饑
吏胥盜官庫物不貲庶其黨悉抵法考績赴吏部者
再皆以最書尋陞湖州府同知屬縣上供之賦歲以
數十萬計公催科有方事集而民不擾歷五年群民
相率疏請補公郡守則新守已除矣事乃寢未幾遂
乞歸蓋成化丙午歲也弘治戊午九月十三日年七
十有八以疾卒配黃氏早卒無子繼室楊氏子燁梅
氏子炳熿炤側室施氏子燦凡五人燁早世炳炤克
邑庠生女四人長適邑人程桓次適上饒鄭琨餘尚
幼孫男五女二公為人誠朴不飾言貌衣食務自貶

以勤儉為子弟先敦尚孝友官淳安時嘗取道過家
亟勸祠堂以奉先祀兄早世撫其子孤均於己子田
廬即已甯市割以畀之無所私其施於家者如是宜
其居官從政之可紀也炳將以己未十二月十一日
癸公于墩丘山之原奉公友陳郡博元綱所為狀來
速子銘予念先伯父敏菴先世嘗同公領鄉薦有世
講之好誼不可讓乃序公行而銘之銘曰近實遠華
用植其身遷之于官亦阜其民德音不亡視此貞珉

陳節婦鄭氏墓誌銘

莆田陳節婦鄭氏之卒且三年矣其孫衛知事永感

持其婦翁教授徐公所為狀來乞予銘蓋莆俗葬纒
節婦之喪猶在殯永盛特謀諸其父激以某年某月
某日合其祖尚衡甫而葬焉禮也予既重節婦之行
又以徐公之言可信不妄乃為叙而銘之陳鄭皆東
臯舊族其居室相比貲產相當節婦之大父宣平簿
孟年尚衡甫之父奉化簿季節其平德出處相類契
分相好也故奉化公為尚衡甫擇室而節婦遂嬪於
陳尚衡甫受室僅再暮偕節婦入京補大寧戎伍之
缺至福州遊疾而卒節婦罄囊貲治歛具乃訃告其
舅及其兄尚恭公以其柩歸遂旅中猝遭變故處之

中禮聞者賢之當是時節婦年僅三十有一遺孤激
甫醉成立未可知且姑沒舅老家政一出尚恭如洪
慶節婦恩禮甚薄尚衙甫當有之產悉斬不與或謂
節婦盍改節節婦曰未亡人即怕寒餓死異日何面
目見吾夫且吾夫之孤何賴而有立也况吾之力足
以為養未必寒餓死乎自是深居房闥容不粉澤服
不華彩母家雖咫尺闔數歲未嘗一歸家如里婦鮮
有見其面者居常以售布自給邗寒或暑紡績不休
其奉養儉薄不求滋味遇尚衙甫慙忌之旦率激薦
祭誠腆如儀激知學遣後耆儒黃可獻先生游其冠

也戒會元陳先生為賓二先生素高介自重賢節婦
愛及其子自是節婦之名彰于人人尚恭亦感悟始
割其田畀之節婦年六十鄉人欲上其事節婦止之
曰未亡人幸不寒餓死予之子亦已成入於分足矣
敢他望乎及弘治初元縣大夫奉行即位之詔乃復
以節婦名上事下覈實如例旌其門給復終身又十
餘年節婦年八十有二始卒蓋癸亥九月十四日也
子一人即澂孫若干人長即永盛次某某曾孫若干
人長天齊次某某嗚呼婦以節為大閑故一節而衆
美備焉不辱其身貞也不負其所事信也念其親懼

遺之恥孝也鞠遺孤以永其世慈也備是四者以顯
名於天壤之間謂之偉丈夫可矣而一女婦能之豈
不賢哉是宜銘銘曰恒貞之吉從一而終彼不有躬
乃婦之蒙吁此陳姬鐵石其心髮鬢之念此首如蓬
委巷隱隱達于天聰門有綽楔過者必恭子老孫長
始也孤童死者復生弗赧吾容幽宮之銘史氏是徵
後百千祀令名其彰

明故嘉議大夫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吳君墓
誌銘

君諱吳字仁甫姓吳氏其先居撫之金谿宋以來代

有顯者六世祖名德始徙臨川之稠源高祖諱友恭
曾祖諱考成俱以隱德聞祖諱永昌封欽天監五官
靈臺卽父諱英精於曆象之學仕至春官正食五品
祿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楊氏贈恭人
君生於京師少穎敏有志科第兼通詩易既連試有
司不利乃用其家學補天文生成化閭鄱陽童公士
昂以太常少卿蒞欽天監事獨器君個人中薦為五
官保章正數年陞秋官正又陞監副弘治二年陞監
正當是時 敬皇帝新厭厥命奉天勤民諸卿監皆
出慎選君感激思奮勉於其職朝廷有大禮決擇時

曰必躬自校覈不以委人或乾象告異必直書以奏
無所諱飾曰吾無以報上於此盡吾心焉耳寮屬有
缺必其人而後薦之故監之額員未嘗具備先是諸
生以世業故多狎玩其官長漫無體統及君嚴三條
教衆乃肅然觀象臺舊制渾儀黃赤二道交於奎軫
與今之四正戾其陽經南北軸不合兩極出入之度
陰緯東西窺管又不與太陽出沒相當故雖設而不
用所用簡儀則郭守敬之遺制也而北極雲柱差短
以測經星去極亦不能無爽君言授昨曆元起至元
辛巳今已二百一十年天與歲行差三度餘矣議象

於觀天最急失今不改恐漸昧而謬詔下禮部議
如其說製木椽測驗久之乃鑄為新儀更二道環交
於壁軫其經緯雲柱自是皆與天合陰陽人素無月
廩貧不自存君請視醫生量勞逸差其斗食且復其
身勿事而天文生又復其家一人其廩食亦加於舊
焉印曆紙取諸外郡郡徵銀入市於京姦民牟利欺
公費多而用不給部奏君酌定其價及官為收買例
於是宿弊頓除歲有寬剩君之孜孜職事皆此類也
十年以監正秩滿進太常寺丞少卿正德元年以少卿
秩滿進太常寺卿四年六月其十一日以疾終於

剛第事年六十有三其蒞監事者二十年忠勤廉慎
始終如一大夫士重其人莫不惜之配王氏贈宜人
繼岳氏封亦然子男三長珪先卒次瑤國子生皆王
山次璽岳出也孫男六人長鉦習舉業次鉞天文生
次釗次鍾次鏜次鉉君居家孝友中憲公與楊恭人
之歿拘於例不得終喪服墨衰未嘗廢禮事其兄昭
甫恭甚待群從子弟人人有恩處親故必歸於厚其
為監副時監正適缺衆以屬君於是童公休退久矣
君疏其賢不可及遂復詔用及童公以南京禮部尚
書亦乞休退又嘗以俸餘餽之是皆流俗所難得者

瑤將扶柩歸臨川以其年三月一日塋山之原仁
君之後第五官挈壺正昇來乞予銘予與君同鄉知
石之行宜為銘也銘曰天行至健理最玄七政列舍
相迴旋明時察變職守專七佐祐后承範元在古有
訓命猶然太常處位多歷年清堂雅譽誰能有先皇
奉君心乾乾職思修補敢弗虔官非旅進惟其賢今
不可作歸新阡為勒銘詩納重泉庶不朽者常流傳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南京工部尚書張公諱憲字廷式別號省菴世居德
興縣歲寒溪之東溪東舊常產芝及公生芝不復有

鄉畏老與之公自為兒時已莊重不凡游縣庠以給事中約齋祝先生為師約齋樂易善詭見公矜嚴好禮亦心憚之諸生會講時公或特入必曰祭酒未矣鄉先達兵部尚書孫公尤重公高年里居暇輒招公讓論竟日乃罷嘗謂人曰張某台輔器也成化四年公年二十有三領江西鄉薦後三年壬辰登進士第觀政刑部即番意法比部長貳皆賢之會吏部選科道偶遺公衆皆疑愕尋乃授考功主事蓋尚書尹恭簡公讀公所試知其所養醇正而欲留自助也在考功歷員外郎郎中凡十有四年廉慎公勤如一日甄

判流品必先志行過士夫之賢者輒以人材訪之有所聞籍記惟謹課覈之際以畚黜陟其人可用即踈遠不相識必陰薦之考功以地望例遣知佐鮮外補者弘治初公資既深尚書王端毅公探所欲公曰懼官之弗稱焉耳矣內外之敢擇乎遂陞山東左叅政行部所至興墜典釋冤繫孜孜政務宗聖公墓在加祥蕪穢弗治公歎曰事有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命有司亟為修築併葺其祠遼東僻遠學政頗不修公督饒之暇時即費舍為諸生講說其好以經術緣飾又如此在山東凡五年陞浙江右布政使鎮守中

官雖左右虐民而攫其財公應得其人置于理岳武
穆祠在西湖故有祭田二頃為勢家所據公檢覈界
祠又訪其苗裔使占藉倚郭得食其租入以世其蒸
嘗焉交承例閱庫藏主吏報羨銀若干欲以動公公
曰抗人方苦篋貢以此助之豈非一分之賜乎吾弗
能竊取為自殖計也仍封識責之主吏陞順天府府
尹事雖旁午公處之裕如屢請寬卹畿民以培枯根
本早則竭誠致禱雨旰應期久之望警權豪德乎士
庶兮求賜詩有剷除奸蠹扶植善良之褒陞工部右
侍郎總理易州山廠廠統都八稅民數萬聽之吏

自郡倅而下餘百員故為姦利囊橐公曰近贖易所
吾其可弗慎哉總理用公差例日廩五升省八郡常
供之餽簿書有關防以杜緣絕之欺柴夫納銀得痛
損加耗之數皆自公始於是宿蠹十去七八而積欠
日漸以完矣既而還蒞部事會今上即位諸邊告
急戶部言足愈賴益課而其法久壞請遣重臣釐正
之兩浙八閩以屬公遂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行
親歷諸場炎瘴無所避適三品九年考滿陞右都御
史仍督其事事將就緒而賊瑾專政議革巡撫召公
還公畏瑾勢徘徊于道久之始至又久之始得蒞院

事未幾復改南京都察院歷一年遷南京禮部尚書
瑾終惡公不已附甫月餘內批致仕瑾誅公最先召
用改南京工部蓋正德五年九月也踐任僅一年以
六年二月二日卒位享年六十有六 上聞訃嗟悼
命禮部賜祭工部營葬事皆如勳公之先出唐相文
雍其後有諱介者刺杭值黃巢之亂避地遷歙之篁
墩由篁墩四遷而至溪東則公五世祖元祐也元祐
第四子諱里國初以文鳴有著述躡東山先生東山
子伯良伯良子貴承貴承子仲與於公為高曾祖考
公尹順天時贈祖考皆通議大夫順天府尹妣徐氏

吳氏贈皆淑人配余氏封淑人德與公合子三人長
珂領順天府鄉薦次珩次琨縣學生皆好修力學克
承公志女一早歿孫男若干人文表文博公天資淳
雅學識本原平居習靜持敬無情容無厲氣無譎語
酌應事物一於誠篤事二親至孝歷官中外四十年
以畏慎自將人莫能瑕疵一言待親交寧過於厚訓
誨後進諄諄不倦從子樂經公指授竟成進士自少
至老手不卷釋所著有省菴稿公之卒也珂方就試
京師將奔歸奉公喪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
原偕予婁之兄孫孟陽持狀徵銘宏素辱公愛知公

之行願詳自度銘公宜無愧况先伯少叅府君實以
季女妻琨於誼亦不可辭也銘曰歲寒之溪演迤冲
瀛薰為芝英產溪之東異人既出瑞不物鍾爰有佳
譽肇於羈童乃發賢科名位日崇冢宰之屬計吏考
功滕加淵隆我敢弗公端表澄源飾于其躬越在外
服衍衍如鴻乃尹京府乃佐司空乃長憲臺乃晉秩
宗功恒自考位必靖共既廢而起恃我朴忠原曰長
慶惟公之宮勒此貞珉具載始終慶以善長百世其
隆

西道監察御史李君墓誌銘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蒙陰李君之訃至京師其子太僕少卿尚德守制歸將奉柩于城東先營之次乃介其同官藍君文秀來問予銘按光祿少卿李君遂之所為狀君諱恕字克己其先沂州人金末避亂來居蒙陰之東門庄曾祖諱海元李主東門山寨善於防禦一方賴之祖諱號由省掾為廣宗縣丞以廉自守其致仕而歸也僅二驢負衣物夫婦子女皆徒行父諱評有隱德母包氏初邑人不知問學君既成童已甘心於耕牧矣邑令聞其穎敏始強之為學官弟子頃歲餘通經廩食年三十有立遂貢于太學久之擢

修武縣丞縣缺令君署其事民有爭訟以情理反覆
曉之各悔悟罷去賦稅第嚴為之限輸者爭先文告
箠械幾於無用然深惡豪猾必窮治之歲大侵多方
賑師風夜動瘁富室感其誠相勸出粟所全活不可
勝計甫十月以父憂歸囊橐蕭然服除改丞固始益
勵清節部使者皆優其考然高抗不屈其性然也未
暮年入覲遂托疾乞歸時年僅五十有六蓋成化丁
未歲也君之出固也父老追贖於途皆却不受及抵
家語次及之太僕時猶未第以為贖非無處而又出
於誠受之未為不可也君作色曰童子何知世來

有施而不報者吾既決於歸矣而復受邑人之贖其
將何以報之得無貽欺取之譏邪君所存純朴類如
此蓋致仕餘二十年未嘗輕至城市暇則游田野以
農務為業硯瘠之地徃徃化為沃饒又集里社耆民
立鄉約十餘條如懲強暴禁原盜絕師巫闢佛老謹
男女之別而嚴少長之序皆志於敦本厚俗又能躬
行以表率之由是一鄉化服以違君之教為恥其平
居家教尤嚴及太僕登進士授行人陟御史動以清
修致勗白辭受取予萬有六者焉終身之玷不可泯
也故其僕勵志砥行聲稱完潔而君逮受其封且計

年晚復見擢居鄉等為善之報蓋有不可誣者云君
生于宣德某年正月三十日卒于正德某年五月十
五日享年七十有七娶許氏封孺人子男二長勉仁
即太僕次居仁邑庠生孫男三志紹志繼志緒繼紹
亦邑庠生女一適寧津丞同邑關公聖之孫虎莖以
某年某月某日銘曰誰哉宦婦乃徒步二驢而載物
可數廣宗之節亦良苦固始居官似其祖廉聲惠利
肇修武余才自謂不丞負志有弗樂拂衣去明農我
昔起農畝有餘之社委我後升華歷要大明力恩封
祿養天錫椒家傳清白惟一矩尚有褒章貴茲墓幽

室藏銘播終古

明故奉訓大夫禮部精繕司署郎中事員外郎
唐公墓誌銘

精繕司署郎中事唐君原善予同年友也其卒也予
方有晨星之感。柩將歸。葬君次子侃。纍然衰經。介其
同邑鄉進士張若澗。夫顧君德彰。奉翰林庶吉士陸
君子淵所為狀。來請予銘。予為之。泫然以悲。遂諾而
銘之。君諱貞原。善其字。上世本汴人。至宋有貴。一將
仕者。從高宗南遷。居華亭之白沙里。曾祖諱璟。祖諱
玉。皆以隱德稱。父諱壙。以君貴。贈車駕司主事。子

氏贈安人君自少穎敏淳謹為鄉先生所器重家故
饒能自裁節務為清苦之行讀書百里外止以一僕
自隨見者以為寒士也游金山衛學領成化癸卯鄉
薦登丁未進士以母憂歸服闋除兵部車駕司主事
越一年以父憂歸服闋改禮部儀制司主事弘治乙
丑始陞主客司員外郎尋進署精繕司郎中事君不
事表暴而才識內蘊發皆中度其為進士時嘗奉命
詣淞江分纂

憲宗皇帝實錄循故事往報鎮守官之禮門中閉不
肯旁趨取刺授門者即上馬去聞者以為婉而得體

其所來事實視他省最為精詳在圭客時哈密貢方
物數倍常而濫惡君閱之謂其使曰何為利我優賜
易其物而增之邪悉以折估聞其使者曰譯於庭君
使譯諭之將移文邊關覈實且致詰其酋長衆乃愕
然屈服在精繕時天下貢茶至例附其餘為樣茶而
其實所司分取若以為私餽也君曰於禮與法上供
物皆不敢私嘗戒門者弗入其餘蓋登第餘二十年
迴翔郎署用不及窳而卒實正德丁卯四月八日也
得年僅五十三娶初劉氏贈安人繼陳氏王氏劉安
人有男二長儒松江府學生次勵侃亦習學舉子業

女二長適松江府學生戴聰次許嫁宋冬官克輝之
孫公選餘一男一女皆幼側室王氏所出也君厚於
倫理事二親及其兄柩以孝友聞與人交不立城府
笑語溫然見者愛之宜有年而止於此可哀也已墓
在金雁之原塋以是年十二月十五日銘曰氣醇而
厚中存坦夷謂必有年而止于斯郎署盤桓未究其
施所未究者予尚繼之俚辭叙德以慰吾悲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謚文和尹公墓誌銘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登江先生尹公

以正德六年十二月一日卒于泰和之里第

天子聞訃悼惜遣官諭祭者四命有司營葬如式賜謚文和公子達卜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以宏公門下士也授以前御史歐陽雲所狀公行屬為銘宏謗陋矣能為役竊念初第後見公公即以彭文憲勗之曰吾鄉前輩以高科至大位者多矣而學術醇正吾尤慕文憲願子以為法嗚呼公之所以待宏若是其厚銘烏忍辭公諱直字正言別號蹇齋晚更號澄江尹世為泰和洪富里人其先有諱絳者宋景德中以進士為夫長傳大父諱子源求樂初

入翰林與修大典書成授福清河泊所官父諱奐重
皆以公貴贈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大母陳母蕭皆夫人公在娘蕭夫人夢巨螭
入室其將誕也族祖仲玉仲謙見公家紫氣騰上以
為失火既聞公生相顧賀曰必此子也亢吾宗者兒
時穎異過人稍長為文奇逸儕輩皆出其下景泰癸
酉領江西鄉薦明年甲戌試禮部中式為第二人廷
試賜高第改翰林庶吉士與修寰宇通志丙子五月
除編修天順改元奉命祭南海戊寅與修大明一統
志

憲宗御極充經筵講官與修英廟實錄初

景皇帝名號未定或欲從昌邑更始例公力辨不可
成化丁亥實錄成陞侍讀是年與校貞觀政要巳丑
春祀四陵以秀王主祭陪祀官循舊分行公言往者
兩大臣主祭故陪祀者可分王今徧請四陵陪祀者
尚可分邪禮官愕然從之壬辰陞侍講學士所講必
附時政詞意誠懽

上每為感悞動容乙未陞禮部右侍郎南京地震廷
臣疏請修省屬公具藁所陳多觸時忌同列頗難之
公請獨任其責番夷入貢勲往年有遺賞數以萬計
或謂夷情宜勉徇公曰給賞據當時名籍豈有遺者

若一墮小人欺冒之計將來何以繼之未幾來者果踵相躡衆益服公明決宣府左衛請度僧行百餘人公曰是皆在邊副卒豈可空什伍以充梵刹手議通行諸邊禁止之丙申以父憂歸己亥服闋改南京吏部甲辰陞南京禮部左侍郎請汰黜欽天監生徒之冗濫者值歲旱命大臣會法司讞獄過刻立異者往往猶欲覆勘公謂深求淹繫豈緣旱郵刑意邪由是多從輕宥蓋公所存平恕在兩京一再審錄閱其情有私輒為辯救得減死論者數人丙午召為兵部左侍郎會貴州守臣奏叛苗勅甚猖獗宜合兵亟勦之

公言此必貪功生事者莫有所指取苗勢未必然也
力贊大司馬馬公請遣郎吏御史往勘卒以撫定其
所遣郎吏蓋宏先伯父諱瑄者也是年九月改戶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與機務尋加太子
少保陞兵部尚書賜麒麟衣一襲公感激

上恩益圖報稱又以首台萬文康公為知己遇事昌
言明辯無所顧忌裨益為多一時制誥典冊亦多公
手筆丁未 皇貴妃萬氏薨 上諭欲歛以黃且用
后禮葬公與同官力爭乃止時占城王子古來為安
南所逼棄國至廣東求援該部議令守臣送之還國

公言遠夷為強國所侵其來愬者恃我能為之主也若徒遣之歸而一無所處是棄之矣宜命大臣至廣審度事宜且勅責安南敦睦隣好庶不失以大字小之體因薦都御史屠公往由是安南歛戢古來得領封而還凡邊情緩急公臨事以意籌之多中肯綮夏不雨公與同官疏致旱之由

上為輟建寺工役省禁中齋醮放宮女三百餘人逾

二日雨各賜宮扇一

上繪魏徵像書御製良臣

賦蓋旌其言之善也尋以皇子冠為宣祝使遂賜玉帶八月三日

憲廟上賓遺詔中有欲加一二

孝宗既嗣大寶倚毗益切公自幸遭際盛時一意將
順凡獎政在成化有欲諍而未決者與同官書一疏
請以漸釐革天下翕然仰更新之化焉一日有旨欲
召用內監舊臣之在南都者公謂此非初政急務而
其機已不可過乃上章引避溫詔諭以朕初服方倚
卿輔成治理豈宜去及所召者既至公與文康蓋不
可復留矣公歸老于澄江之上猶日以講學為事大
夫過者必被容接未嘗厭倦晚年體氣益壯步履如
飛少年或不能及蓋居林下者二十七年年八十有

五而殒功成身退兼榮名盛福而有之世豈易得哉
元配封夫人曾氏側室丁氏皆先公卒子男三長達
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次即達國子監典簿次通女
一適方伯王用之子紹孫男十五女九曾孫男四女
五公長身偉貌望而知其為台鼎之器襟宇濶畧論
議英發為文章豐蔚雅鬯其氣充然與丘文莊公彭
文憲公舉進士為同年以博雅更相推服嘗同考會
試者二主考兩京鄉試及會試者各一鑒別精確得
人最多若謝文莊羅一峰主墩吳文定尤號稱魁
傑之士平生著述甚富日有澄江集名相贊南

東名臣言行錄 皇朝名臣言行通錄明良交泰錄
其錄錄門人受公之知而見於頌述者或稱其識敏
才克恒思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不為洪濫之態或惜
其孤立寡諧晚方柄用而未及竟其所欲為或謂其
文既見畏於人又自坦夷直諒蕩無城府而且剛方
果毅以臨事固宜人之忌之而又幸其得全以去茲
於公固非溢美而世之知公者亦信其然也銘曰金
魚遠與龍洲連西昌出相古語然 皇明有作後繼
先東里之盛誰能有師垣眉壽稱儒仙公復掉鞅追
前賢瀛洲鸞鳳看騰騰迴翔書局入講筵詩如懸河

應湧泉以入報國尤惓惓善類自幸蒙陶甄出佐三
禮仍三銓兩京盤桓凡幾年持議棘棘心平平晚承
簡命居文淵典司帝制參化權其言如綸筆如椽遠
懾夷虜蘇黎元孝皇更化銳解絃台比鼎立公居間
贊襄棊迪孰敢專功成拂袖歸翩翩窮年兀兀親冊
鉛殺青餘業多新編功未究者形於言榮名遐壽福
既全邛終有典貴九原美哉茲丘慶且延達賢有後
要諸天幽堂鑿石銘吾鐫後百千祀聲光尚可

明故奉政大夫通政司右叅議上柱國 王 誌銘

君諱萱字時芳姓王 國別號青崖生有異質七歲書

遷自成誦十歲能文十六入邑庠提學憲臣見其文
皆奇之既冠焯弘治辛酉鄉試明年登進士入翰林
為庶吉士自是益肆力於學館閣諸老見其文又皆
奇之越二年拜刑科給事中會今

上改元正德太白屢見君謂弭災圖治貴以實應天
今之要務則在戒因循廣聽納觀賢臣而已蓋諸司
有所逮白少與時忤內批輒寢而不行此因循之大
弊也故君有及之且其詞懇惻有所感動

上嘉納焉閏月又陳五事其一謂古人記入君言動
今既名修撰編修檢訂為史官則宜令編錄時政以

公是非用懲勸其四事欲懲怠玩以除盜賊禁科索以甦民困清冤獄以廣仁恩去奔競以振吏治皆時弊所當亟救者聞者皆稱重之未幾移病乞歸時逆鐘擅政以怨除都御史雍恭名君坐嘗薦恭罰輸邊米三百石瑾尋矯令諸請告輸年者皆致仕君遂廢處林下幾三年庚午瑾敗君復故職居兵科值四方盜起君條陳八事謂其患始於玩忽而成難蒙蔽所以禦之者多非其人賊能設覆出奇以待我而我徒應以不教之民兵宜屢敗而無益也且詔書有自相

賄而有小樂不奉行衛所雖設官庫而匱調

既難罪責不及今宜重蒙蔽之罰開自新之路更用
良吏廣蓄將才屈群策募死士有警聽便宜調軍策
應不專貴州縣庶群盜殄滅有期章下兵部多議行
之壬申以四川師久無功擇才往視衆以屬君君被
命誓必滅賊即條上機宜八事籌慮精覈類履軍而
素講焉者至漢中聞賊勢未衰乃復以添設大將請
廷議用都督時源率邊兵鼓行而西又以總制屬之
都御史彭公濟物於是渠魁廖麻子喻思偉等詭請
聽招要我盡撤諸兵處其衆於開縣臨江市巡撫以
下皆墮其計欣然會奏以為奇功君方入蜀境亟移

書辨其不可奏至

朝廷幸賊解散且降獎勵之勅矣然識者謂廖賊稔惡流毒決不可原且君奏未至亦不能無疑也不數日君果以賊徒復叛聞乃停前勅用君言治主招者之罪君以賊以招誤我且其黨駱松祥度三兒等皆坐招而蔓也自是督勅益嚴諸將吏材鄙勇怯及功過所當刺舉者錄稱鑒別不少假借當道亦諒君忠懇言必見從時方用陳珣代楊宏為總兵而以蓋海代閻綱為副矣君復疏其不職竟以徐謙周誠易之於是賞罰嚴明人思奮勵戰始協力畢踰年諸賊擒

子不盡蜀境乃平上嘉君功擢通政使司右叅議
人以為宜君素孱弱緣軍務積勞益病丙子使荆府
冊封王子得便道歸覲二親久之始持節還朝妻子
皆留家侍養又明年戊寅五月十一日以疾卒京師
春秋僅三十有七士大夫惜君之才未究于用莫不
悲之王氏初居臨川舍嶺七世祖諱貴元末徙金谿
臨坊曾祖諱忠以太學生任鎮峽寨巡檢祖諱吉與
季弟僉憲諱楷者自相師友通五經以隱終父序領
鄉薦掌潼川州教以君貴累封通政使司叅議母魯
氏封宜人配胡氏同邑司訓鍾英女也封如姑子道

統女靜玉側室潘氏子道行俱尚幼君自幼負七志
以剛正廉潔自持其自蜀還會藩臬郡縣發視筭篋
示不持軍中一物荆王循故事賄贈固辭遇事敢言
如在蜀劾貪吏舉遺賢表貞烈請發帑蠲租賑窮皆
非使指所急然得之聞見必吐乃愜性尤嗜學手不
卷釋其詩平淡清逸為文章力追古人疏暢警拔奏
議尤明辯峻厲纒纒不窮嘗極論軍中四害旁引曲
喻切于事情諸老巫加款賞以為非流輩可及有青
崖集若干卷藏于家君與母弟刑部員外郎莫及太
學生芹最相友爱君卒後員外君得請護喪南歸卜

己卯三月三日葬其里富家山之陽自述君行走人
微予銘以予雅知君也予不意君止此尚忍銘也哉
然義不忍辭銘曰千金之骨雲征雷掣里視國都胡
然中蹶大質之支睨彼昂霄匠石心惻仆於狂飈烈
烈王君逢時而達天固生之而乃速奪其文蔚藹施
之廟廊經濟之功著於安攘年雖弗遐德則多有百
世之長是為不朽

明故南京刑部四川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欒字叔喬姓張氏別號固齋譜宗唐宰相文瓘
其先由杭徙歙累遷德興居鍾和里曾祖嗣彪祖璉

從源世有厚德母董氏繼吳氏俱以賢稱君自幼器
識不凡受詩學於從父大司空省菴公公哥之總角
入邑庠領弘治乙卯鄉薦試禮部連不利遊太學兼
通三禮尚書正德戊辰登呂柟榜進士明年授刑部
雲南司主事會逆瑾弄權士往往阿附莫逃禍穽或
見事逢生以希進用君與其同官宥案皆愿愆器弗
時合且次直巡牢又根獄卒所在實長吏及郎署
困循私後弗欲變所忤益多竟中之用瑾例謂才各
有益在遷鳳陽教授蓋庚午之春也至則脩舉學政
旦夕不倦捐俸刻文公小學及敬齋箴太極圖解異

諸生讀之欲端朋習是秋瑾伏法更化起君同知歸
德一方利病多所興革當道才之適開封守缺代署
甚張復奉檄還州日練士為防禦計州新遷無城君
議取河夫餘價嘗乾汶於所司者用以為修築費而
躬親程督之四閱月而成冬初虎果率衆渡河君令
四境闔家入保而簡其精銳入行伍一體操習與衛
司畫地而守賊來攻悉力捍之衛司或失守賊有登
城者矣君勒兵死戰家僮張海歿焉君首額俱被創
猶裹瘡拒敵未嘗氣沮凡斬首二十五級生擒三十

八名奪回被擄男女及賊馬衣甲無算賊乃遁城賴以全總督都御史幸菴彭公嘉其功以銀牌文綺旌之河溢許州及通途東西行者告病又檄君疏導患遂息在任二年累以廉能被旌獎之典癸酉春陞知柳州抵任不數日決宿獄活死囚九人未幾以繼母憂歸士民惜之丙子服闋赴部會順天鄉試簡入受卷以勤慎重於諸公丁丑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司員外郎未幾遂卒蓋五月四日也距其生天順辛巳享年五十有七配陸氏德與公合子男二長爵次士晉邑薛生可繼君志孫男一德竹君之家孝友既貴

仕恒以親不逮養為恨事繼母如所生處兄祭弟集
皆得其懽心次第槩早亡為立後以祀之撫教諸生
均於已子族子殷幼孤奴於豪右贖而歸之性嗜學
充善誨人凡經指授者多取高第其貌不踰中人言
若不能出諸其口見者類以儒生易之然雅有幹局
非與世浮沉者比故世雖屈抑而卒能自奮以用其
才其於志業亦可謂無負矣君與予妻翁冰檠孫公
有連其從弟琨實先伯少叅公之子壻故予知君頗
深頃聞君卒方悲其用之未究也君將塋爵等乃奉
方伯舒公本直所為狀來徵予銘予顧誼安可辭蓋

君之葬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墓在女兒田楓木塢之原銘曰謂儒非吏特宜橫經時哉時哉執敢有聲既躓而奮乃用于兵暴瘡登陴却敵完城斯吏斯才亦儒之能道固不渝時或偶乘我弗群趨懼忝儒名既復其始有衢方亨孰執其樞弗父以生用而弗究理弗可憑百世之揚則有斯銘

明故石菴屠公墓誌銘

鄞有隱君子石菴屠公蓄德未施委趾厥後子安卿由正德辛未進士拜雲南監察御史既三年且以績最膺封典矣而公乃忽捐館舍於是御史君方接江

西聞訃悲甚欲為公不朽圖備述公德以垂堂之銘
見屬宏念昔備卿佐嘗經公後兄卅山翁之後而予
後弟編脩宋又忝御史君同年契義之厚不容以不
能辭公諱湖字朝隱石菴其別號也先世亦人宋南
渡避地無錫再徙來鄭居邑之甬東諱季者其始遷
祖也曾祖諱順以卅山貴贈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祖諱子良隱德弗耀考葵軒諱琮司訓
祁州陞蔡章平妣陳氏公生而朴茂嚮往端直百爾
浮趨侈尚利射機迎之習不為所染而持已應物一
雅誠篤謹約少侍葵軒公於庠誦法典訓期於有位

以伯兄漢早世家務繫焉業弗能就然心潛味得言
論踐履槩依于道作字亦必楷正師法歐虞居常別
白音義務出俚俗之不協者葵軒性峻厲其官於祁
也公偕其配方孺人随侍以鷄鳴盟擲加寢候問
朝晡供養惟謹夜必俟就枕乃敢即安終九年未嘗
一日怠弛方孺人德與公公與之相禮如賓平生
无一言抵牾事寡嫂吳甚恭孤姪輔視如己子所得
葵軒俸贏婦置產業必以均之葵軒亦陳孺人之率
章平也公弟二人亦繼歿惟劉氏妹甫亂贊贊
下公自家奔赴昇四喪以歸葬必誠盡暨婦好費

皆已出一不吳煩親族多歸厚焉 卽祭享必先飭
具務極豐潔卽歲假寧擅宴集而奉嘗之禮不廢嘗
曰子孫之足孝前人獨此焉賴廢可乎其處宗姻鄉
里一出於信義恭讓凡貴賤戚疎少長之交禮合情
洽人無不愛且敬之然性稟凝重不輕語笑稠人廣
會中有公在坐無敢譁浪喧闕族子以豪夸欺誕自
恣者受公教戒無不斂肅因而改行者居多其於處
訓尤嚴御衆君兄弟知學手寫孝經小學諸書以授
之閑居嚴勵必先尊養和純朴蓋皆身自爲教而不
以志來克伸者激也 恭慕後教有成也 御史君履潔

舍忠未金紹述續華歷要新階初升崇馳疊錫方及
于國而君亦不以特知者傷之然公自幼迄老完守
無虧泰光裕後保有世德可以瞑九京之目亦何媿
哉公卒以正德戊寅五月乙卯距其生宣德丙寅享
年七十有三方孺人為同邑少叅方公信之之姊其
卒先公七歲子男八人長保亦先卒次佑次佐次僂
早殤次僑即御史君也次作領丙子鄉薦次儼習舉
子業次佶孫男四人女三人葬卜某年某月某日墓
在牛星河之原方孺人實耐為紀曰俗靡靡巧趨
偽飾絕繩佞短遑鄙取德嗟嗟春展也如石我言

我動寧守朴直我父我兄弗懈厥施及里閭訓我成式志弗我遂慶由我積惟後之魏登要陟我所未施霈為澍澤榮不卒饗為我心惻尚有顯命貴工幽宅勒詩貞珉用示無極

明故中奉大夫廣東左布政使方君墓誌銘

廣東左布政使雪筠方君捐館之三年其子重熙偕二弟得吉謀塋前事告于世父浙江左布政使壽卿及季父大學生良感便其族子麟趾奉山齋鄭君汝華狀自蕭田來請予銘別具書謝不得扶杖踵門之故其辭哀甚予讀而悲之蓋君之成進士也與壽卿

同年皆予所識。按其後數歷中外，皆著賢聲。甫二十餘年，皆已涉顯位。予度其資其望，其年必皆至卿例無疑。頃年壽卿以直道忤貴倖，遂歸君。又不幸遂棄其兄而逝，此予之所為悲不能已。然則銘奚忍辭？君諱良節，字介卿，雪筠其別號也。方望莆自六桂始其盛久矣。後棠、宋、禮、部、郎、中、仁、載、入、國、朝、鼎、為、御、史、御史從子。朝宗為郎中，郎中從父弟封主客正郎。贊菴公諱朝深，娶耆儒巨淵先生之女，封宜人。陳氏君考妣也。贊菴刑家有法，直人用內則助之。君與壽卿童習，端重持已，矜嚴已為其世父。監尹朝清公所器。既

冠皆精舉業而君尤穎發開悟奪筆驚人成化丙午
提學憲臣小試及御史驟試皆君首列鄉試遂魁多
士弘治庚戌春官偕天下士試覆中選為書卷第三
人廷試賜進士上第授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委督
芻糧舟稅皆以辦治循者陝西負外郎轉禮部主客
司郎中薄領之暇種學績文不以官成自足每課覈
輒獲重語故祭酒蔡公介夫偕以材任提學薦壽卿
及君事未行君擢知台州台劇能處以靜隨事緩急
應之首旌烈婦按胥吏漁民妖僧惑衆之罪聽決據
法不任情曲直或涉倫紀則反覆提諭欲其心革邵

故無晦翁祠君曰是不可無也丞成之廟學橋道陂障當修治者皆汲汲焉不肯後兩浙飢都御史王公廷彩簡良吏分行賑貸君以勞首被剡薦會遭質菴公憂去服除改惠州其治如台又喜東坡祠并祀寓惠諸賢而刻其集瀦豐湖之水濬公卿橋以帶郡郭有事于龍川河源君屬邑也委邑章山入兵間一切調發供億皆倚辦焉事平最公居多時逸瑾擅權以嶺南財賄窟穴檢覈旁午郡邑徃徃被罪獨惠帑勾稽明甚莫可瑕摘總督諸公先後薦聞遂陞廣東右叅政分嶺東值三省會兵勦賊君獨當一面以侍

酌首以白金文綺之賜陞右

本省政體民情下上諳悉遺便隱囊

扶無餘

瀧水新會民坐貧嘯聚議者以夷獠

意征之

君獨以為撫便竟以撫定正德丙子秋入覲舟次

韶之白沙既就寢溘然而逝蓋八月十一日也年其

生天順甲申九月二日得年五十有三配黃氏封宜

人性行慈淑能為君助子男三長男重熙丙子領鄉

薦學優質粹以薦行聞次重紹太學生敏而才次重

耿早慧有大志皆宜人出也女一尚幼許聘副使吳

君約中之子某側室未出孫男六攸暨攸芽攸躋攸

寧攸宜攸居女四君性稟閎深而以涇揉舉止循雅
器度過人居家孝友仁及宗鄙敦尚儉朴不矜貴顯
其與人內朗外和耻為辦察酬應焚擾舒徐中度居
官簡易平恕務先惠利民有遺愛所去見思為文辭
渾涵雋永無斧鑿鉅釘之病及門經指授者駭高第
若副使李天衢僉事呂朏知府鄭璣主事賈繼其尤
顯者也以君之才之美所樹立未可量而年僅止此
論者有遺恨焉然早踐亨通官遂名顯無毫髮齟齬
天之畀之不為不厚矣矧其嗣之昌又然邪遂以戊
寅十月二十九日墓在龍塘之原銘曰森森古桂香

之陽根株始植後李唐培堅溉沃久益昌中最盛者
推後崇連枝秀挺天苑傍為國絲棟專封疆一家兩
使參翱翔浙粵千里遙相望元方負氣正且剛老幹
勁節凌秋霜大材難用猶昂歲李方翹聳力尚強誰
其蠹之遽催傷用雖不究澤則長已有書種傳餘芳
龍塘幽宅埋銘章後千百祀垂耿光

明故奉訓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李公墓誌銘
公卒之明年為弘治甲寅其冬十二月二十七日葬
某山之原於今六年矣墓石尚未有銘其仲子貢士
敕就試京師介其姻家鄧貢士孟騫奉內翰劉子學

先生所為狀來即予請予伯父參議君稔與公從弟方伯迂章游而敕又嘗同予游太學於公之行槩有聞焉重以劉先生之狀錄實可據乃叙而銘之公李姓獫諱廷達字世居安福之浮山曾大父伯魁大父遵武以公從父紹貴俱贈禮部侍郎兩妣劉氏俱贈淑人父諱組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劉氏贈孺人公生而穎秀儀觀偉然少學春秋于侍郎公文名軋儕類景泰庚午領鄉薦試禮部累不利時論寃之天順七年授南京陝西道試監察御史半歲為真三年考最進階文林郎馳贈如制又三年陟浙江按察司食

事滿考解官歸歸十年乃卒蓋弘治癸丑十一月二十三日也距所生永樂己亥享年七十有五配鮑氏有賢行先公卒贈如其姑子男二長敞邑庠生次即敕女二適同邑管瑚廬陵郭言遜孫男女若干公宅心質直制行剛果恩薦家庭溢于外族學充邃於經問難之士恒滿門下若從弟方伯公及劉郎中厚本萬僉事錦皆公高第弟子也其為御史務舉憲職天變疏陳汰冗官節貢獻等事皆切時弊奉命印畿內馬以歲侵民困聞負課者多獲免盜蔓往捕區畫有方部落以寧時院長李公秉高公明皆器公甚他道

難決獄往往移鞠於公公不為勢回貪婪者必繩以
法在浙時辨奸植懦民吏畏愛死獄之斷必焚香以
請於天原請定辟或時有開釋然素以剛直自處可
否施罷必行已志處其位者不悅因中以事公歎曰
古固有以直黜者吾何媿哉既歸却掃一室讀書自
樂城府中無公之迹嗚呼若公持已蒞官卓卓如是
是宜銘銘曰進豈必甲科其名始榮貴豈必台鼎其
績乃成賢哉李公遭時而興遂志而行亦惟其能無
憾而死無媿而生其墓予銘後百祀考可徵

金谿慶士王君稽本壽藏銘

王處士之從弟性以... 子... 而...
吾兄生正統己未某月某日今年五十有八矣頃已
營壽藏於某山之原暇則從賓友子弟優游其上蔭
佳木班豐草俯仰自足若不知死之為悲顧汲汲於
身後之名礮石一片時時摩挲數四則不覺徬徨歎
惜繼之以淚其心誠欲及其身存屬名人魁士為銘
以托不朽庶其悲有時而塞乎執事方載太史氏筆
與人為善無問纖鉅必錄銘文之述敢微惠於執事
予未有以應也悅又進曰吾王氏本荆國之旁裔世
世勤喜文詞國初有諱熙者嘗以殖勒名堂危宋兩

學士皆嘗辱為之記而吾遺胤實藉蓋覆得全要領以從歸於九泉執事終賜之銘是吾兄能以述祖德於永永也予曰處士不以死為諱其達矣乎知樹名以圖久存其賢矣乎能慕世德而追之其孝矣乎是於法宜銘乃叙其名字世系行實而銘之處士名大字稽本其先居金谿之明谷里至處士九世矣諱熙者即其高祖也熙曾孫字亮配周氏是為處士父母處士平居好讀書然不事進取守先人傳付之業不欲致我廢敗勤身盡用益以完厚若親舊間并饗遺周郵則惟禮義是顧不數數以耘耔為憂少日頗負

氣不能下人既入皆有衾服益知自戢為鄉邑長聚
荀氏生子男一曰綏有孫男三長政次教次敷政聰
惠可遠到處士遣入邑庠補弟子負將以成其欲為
之志銘曰繫美王君宜蜚而伏執甘泯泯為尊為木
寧死即朽維永厥聞我最若此 巧攸存

明故南京吏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肅圭
峯先生羅公墓誌銘

先生卒之又明年為正德辛巳

聖天子入紹大統起居舊望言者不知先生已即世
薦疏交上既而臺使以訃聞儒紳莫不惜之曰禾黍

胡為奪圭峯之速也所司上先生履歷文行以贈謚
請詔贈禮部尚書謚文肅諭祭營壘皆如制又蔭其
子垣為國子監生儒紳又莫不宜之曰如圭峯其無
媿於異數矣垣卜以嘉靖癸未某月某日壘先生某
山之原使人至京師求狀於考功夏君于中而以銘
屬予予先生同榜素厚恨先生之學不盡其用自先
生歸館舍方為斯文悼歎不已尚忍銘先生也哉雖
然固不可辭先生諱玘字景鳴號圭峯姓羅氏世家
之南城曾大父俊傑用薦任蘭溪司稅大父耕

右侍郎大女傅氏母偁下仁貞浦人以其子不令其
其母夢紅光燭天有物輪囷數十拖五色雲而下膜
拜呼天熊俄墜壓而寤越三日先生生兒時頭角嶄異
奇氣勃勃言議動作皆不肯後人嘗與群從兄弟遊
遇遺金衆爭之獨先生棄之未嘗色動讀書目
數行下若涉獵不甚經意而大義了然西莊遣入邑
庠初謁尹尹以少易之試對簡出奇響應尹為刮目
初治春秋既冠改治書及長樂謝公士元守郡集群
秀講誦又改治詩博洽淵奧儕類皆莫敢望而文尚
奇崛力追古作試於鄉六七竟不為有司所知成化

舊臣應命粟賑饑之詔例升國監時閻老丘文莊公
為祭酒議南社聽北留先生固以請至三受朴而銳
不少挫公心異之然猶且數之曰若能識幾字而崛
強乃爾邪先生昂首大聲對曰惟中秘書未嘗讀耳
乃姑留之而識其名於堂柱越數日季試先生稿立
就若宿構焉六館士數百人無有能及之者公驚歎
曰有士如此而不名薦書誠有司之過也更命作長
安賦以為可步兩都遇知厚輒贊賞之丙午試京府
時李文正傳文穆二公同典文衡得先生文奇之以
凡多士榜出相慶以為得人明正遂登進士改翰林

居吉士益肆力古文欲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同館類
皆推遜弘治已酉授編修名益重求者戶屢相接然
先生益自重不苟作有所酬應常杜門謝客終日苦
思必得意始命筆意苟未愜稿雖數易不厭也每一
篇出醜郁頓挫多不經人道語士林傳誦又體為之
一新志在經世限職守藹不得施遇時事可言者輒
以已見發諸奏牘而主於開悟調幹非欲激亢以取
名也知武岡劉遜坐忤岷藩被逮給事中龐泮等救
之觸 孝宗怒併下詔獄先生言遜至付所司鞫辨
公法具在豈遽按而誅之即有亦白救之未晚泮等

疎狂誠可罪然在陛下宜優容之以全國體又主
事李夢陽以論劾張鶴齡忤旨收拷先生謂鶴齡在
肺腑陛下固將王成之若夢陽萬一處死或自裁
乃滋為鶴齡累孝宗感動薄泮等及夢陽之責中
官李廣死言者劾文武大臣嘗以賄交者欲據廣所
籍記大行斥逐先生謂具瞻攸繫不必指而暴其惡
也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朝廷羞識者
韙之乙丑考滿陞侍讀正德丙寅陞南京太常寺少
卿歷四年轉本寺卿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又嘗一
再署國監及通政司之事所在必收弊壞而更新之

堂隸有募役銀相承以給私月獨卻弗受寺外之侵
疆既復遂以是創為吏舍有餘又斥之以新庫閣昔
古祠留守諸權貴見先生挺拔不群往往嚴律自戒
都人遇先生于道亦皆肅然時武宗臨御已五年
而前星未耀中外人人憂懼自危而莫敢以為言者
先生連疏請早定大計以繫屬人心潛奪奸雄睥睨
之念其言迫切且侵及當國諸若一無所顧蓋先生
雖遠去闕庭而其憂世之心懇懇焉未嘗忘也壬申
秋滿三載入京至良鄉以老請得歸歸山中貽書知
舊猶輒以時事為慮然絕意聲利城府無先生一迹

逆濠素忌先生心甚重之嘗間以金帛使及門先生
豫走旁邑避不與接濠亂先生已卧病聞有司將舉
義猶豫未決力疾作書趣之越二日而卒己卯七月
二日也距所生正統丁卯享年七十有三初娶王氏
贈孺人繼蕭氏封如之子一即坦也女一紫玉適臨
川饒珙孫錡錡鉅錡先生居家孝友處宗鄰有恩然
義所不可雖其親之命不肯苟徇其事師交友之道
庶幾古人官兩京鄉人以公事至者卹其艱厄惟力
之視必歸於厚蓋先生鍾竒氣而生其心迹類以
自見可謂一代之人豪也銘曰吁之山秀拔而上參

之水清馭而東馳鍾為異人瑩澈魁竒蓄之既深
其夢也遲藝苑文堂大放厥辭嘔心搢胃以古為師
氣韻沉澁周鼎商彝高曠遠馭天馬不羈行與文類
志弗拘時迴翔兩都矯矯自持念切國本欲拯其危
先幾冒諱如公其誰未老而歸弗究所施惟其文章
必永厥垂

明故太傅瑞安侯贈太師謚榮靖王公墓誌銘
太傅瑞安侯王公以嘉靖甲申五月二十六日卒于
京師之試第上聞訃震悼輟視朝十日贈公太師謚
榮靖侯禮部給祭葬都治墓皆如制又以布粟賻之

其子錦表衛指揮金事橋等卜以八月二十八日葬
公于都城西至河鄉墓前橋表經持鴻臚薛君舜輯
所為狀介尚寶邵君節夫來請予銘按狀公諱源字
宗本別號觀瀾其先世居密雲曾祖諱福洪武初歸
附以軍功授密雲中衛百戶福長子壽以父戰歿襲
陞義勇某衛千戶而其弟諱鳳因占籍應天之上元
公祖也鳳子五人其次二諱鎮是為公父娶段氏生
女上儷 憲祖為 孝貞純皇后以恩澤累陟中軍
都督而段封夫人公為 純皇后長弟性淳厚自少
以禮自持成化甲午都督公既沒遂授錦表衛都指

揮使壬寅陞中軍都督府同知甲辰封瑞女伯璠推
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勲柱國歲祿千石弘治戊
申 孝宗敬皇帝以恭上 聖母尊號為皇太后推
恩舅氏益祿百石越五年壬子進封為侯更號奉天
翊運推誠佐理武臣階特進光祿大夫益祿三百石
錫誥券子孫世襲追封其父阜國公母阜國太夫人
曾祖祖之贈皆如公之爵邑曾祖妣高氏祖妣某氏
皆侯夫人癸亥加大保乙丑 武宗毅皇帝以恭上
聖祖母尊號為太皇太后后恩加大傅又益祿三百
石 正德戊寅以 太皇太后薨大益祿三十石益

荷爵命寵錫駢蕃昆季子姓重圭疊組可謂極一時
之盛矣而公以恬淡處之服膳輿馬不為侈靡田宅
自賜予之外未嘗妄有所干常以恭慎率其家人戒
飭僕御無得與細民爭利其賢聲藹然著于縉紳之
間而其居家又甚孝友恨阜國早棄榮養事太夫人
務盡其懽與其弟崇善伯清立仁伯濬手足之情甚
篤太夫人之未老也一錢尺帛必其手出室無私藏
視群從類於已子鄉鄰姻友不敢以貴富加之雅好
書史喜吟咏風晨月夕往往延賢士夫賦詩飲酒為
樂蓋感聖之好德而文者也故其卒也如者莫不惜

馬公生於天順戊寅五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七配
柳氏安遠侯浦女繼孫氏錦衣千戶瑀女皆封侯夫
人子男三長即橋嗣侯者也好學親賢可繼公美
馬氏駙馬都尉誠女繼張氏錦衣指揮岳女次嗣侯
相俱錦衣百戶女二長蔣壓次尚幼孫男
二曰旭曰偉嗚呼自古以來宗帝椒房之寵欲饜
氣盛鮮有不驕奢淫泆以下國禍而上為尸德之
累者所謂其居使之然也惟我純皇后以膠木之
仁衍文姬斯之慶其有功於廟社蓋與周之妣奴同而
不私外家志存檢抑又遠過於漢之明德唐之文德

故禮讓之化行于戚屬不戒以孚如公為貴介弟乃能持盈守謙深自降抑無一毫憑籍之態歷事

四帝有譽重而無訾毀論者蓋以樊宏陰識擬之於是益足以彰 純皇后之德之威銘以著之豈不宜

其銘曰鍾阜儲英篤生 聖女采嬪于京麗哉

憲祖母儀 三朝德配厚坤爰有恩澤及其諸昆賢

我瑞安謹畏謙抑曰我所師惟宏惟識彼蚡彼憲豈

不寵榮史冊遺穢我所羞稱晉錫共揚膺受多祉不

危以溢慎終始始爵列五等官則三公有贈有謚卹

典徽崇歿有美譽傳之戚里弗墜家聲矧有賢子不

河之鄉其封若堂最德勅銘百世之光

天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七終